

■ 核心提示

他长于中国山水画。

北京人民大会堂壁画《嵩门待月》《大河惊涛图》皆出其手，中南海紫光阁巨幅画作《大河秋涛图》为其所绘，1900年~2000年百年中国画回顾展中独居一席，代表作由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搭载上天……

而中原山水，滔滔黄河，巍巍太行……永远是他画中的“主角”。

大笔如椽，山河我画；倾其半生，画我河山。

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张子明 董黎

谢冰毅：

“画山水，有‘无我之境’和‘有我之境’，画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创造‘有我之境’。我画的，是带着我的情感认知的胸中丘壑、心中河山。”——谢冰毅



■ 开篇的话

有人说，他是“中原山水第一人”。

他说他不是：“这个称呼不敢当，我不是什么第一人，艺术上没有第一，只有受众多少的问题，并且受众还不是固定不变的。画画不能有太多名利心。”

有人说，他是河南山水画界的领军人物。

他说他不是：“何以见得？想领军就能领军吗？是否领军，要让历史去评判，要看你的创作在美术史上所做的贡献。”

有人说，他是北派山水的代表画家。

他说他不是：“我是多以北方山水为题材，画风却如南宗山水所提倡的，力图讲究笔墨韵味和情感意境。比如，我画太行山，笔力所及，想要表现的是一种伟岸磊落的情怀。”

他用画中的山水意象，赞颂与山河岁月同在的中原人民，讴歌萦绕于大山大河的民族魂魄。

画我河山，恰此真谛。

他是谢冰毅，河南开封人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河南省书画院院长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为山河立传
与时代同行 为人民放歌

谢冰毅对北方山水的喜爱，是骨子里的。

他第一次去华山写生时，还很年轻，当时是河南大学美术系大学生。

“那是大学放假的时候，”他说，“我和几个同学去华山写生，当时条件很苦，没几天他们就撤了。我没走，独自在山顶上的石洞里，啃干馒头，喝白开水，晚上有很多蚊虫叮咬，还很冷，没一丁点儿娱乐，我在那里待了20多天。中间也想过要放弃，特别是看到山下的火车站，车辆穿梭，灯光点点，真的是很想回家，不过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等积累了一大摞画稿回学校展出时，在大家的赞许声中，我感到了一种别样的充实。”

回忆这段，他有点轻描淡写，而他的朋友、篆刻家赵强却曝出了很多细节：“20多天啊，他白天顶着太阳坐在山顶上，一画就是几个小时，晚上才觉得背上火辣辣的疼，反手一摸竟能摸掉晒脱的皮。夜里他住在潮冷的山洞里，为

了躲避成群的蚊子，只能穿上雨衣，还得扎紧袖口，免得蚊子从袖口钻进来。闷得难受实在睡不着了，就干脆坐在洞口看星星。那次，一个巡山的人听到声音往洞里看，正看到他黑黢黢地坐在洞口，吓得人家大叫跑走，他却自我解嘲地嘿嘿直笑！”

赵强说的这些苦乐，谢冰毅无意再提起，但他特别提到了那次华山之行的另一个故事。

那天，他仍是手不停笔地在山顶写生，陆续登上山顶的游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他身后，看他画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他画完起身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本放在身边的干馍、咸菜被悄悄换掉，身后摆满了游客们默默留给他的苹果、饼干、罐头……

他感动落泪了，顺着山梁往下跑，追着那些走远的、在夕阳下已变得很小的游客身影，挥舞双臂，大声呼喊：“谢谢啦！我一定会画好山水，一定要成为

你们喜欢的画家！”

空谷回音，响彻大山……

为壮美山河泼墨敷彩，为万古涛声倾心运笔，深情表现那千沟万壑、绵延不绝的山川厚土，这种情感，也许从那时起就已深植其心。

《长风吹取三山春》《千里浩然风》《河声入海遥》……一幅幅从谢冰毅手中诞生的作品，因此张扬着气格正大、蕴蓄深厚、抒写时代、拥抱生活的中原画风。河南省书画院专业美术评论家郑志刚作《观谢冰毅画山水歌》曰：“宁费纸笔十万担，不负万水千山情。”

有评论说，取法高难的山水画家，都有自觉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抱负和雄心。作为职业的院派画家，谢冰毅北方山河巨作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和地域风格总是酣畅淋漓。

而画界共知的是，“山水”、“河山”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就是祖国的象征，它的内涵要比西方的风景画概念大得多。

我手画我心
师古师心师自然 恋山恋水恋中原

痴迷水墨丹青，于谢冰毅，也是骨子里的。

11世纪的北宋盛世，是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，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，宫廷画院内外，以山水画知名的画家可谓万方辐辏、星河灿烂。开封相国寺附近的宋家药铺门首上，因有当时被誉为“古今第一”的画家李成的山水壁画，被人们艳羡地称作“山水宋家”。

及至12世纪初，东京梦华，百年不衰。汴梁十几里繁华盛景，让当时游学京师的“北漂”画家张择端叹为观止。

于是他一展长画卷，挥斥二八尺，绘就了那幅风俗山水画传世名作《清明上河图》：先是汴京近郊，农舍田畴，有往城内送炭的毛驴驮队；渐次柳树成丛，行人往来，有踏青归来的轿乘行旅；其后汴河漕船，或停或往，现一派繁忙景象；再后市井街道，茶坊酒肆，各色人络绎不绝……

千年之后，谢冰毅出生于开封这座被书画艺术浸润的汴梁古城——穿越梦里山水，不知谁家画笔。他对翰墨丹

青的迷恋，更像是与生俱来的。

谢冰毅只记得从小就喜欢看画：“简直像仙境一般，似在现实之中，又游离于现实之外。”

对于这座生养他的古城，开封在谢冰毅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：“小时候相国寺里各种各样的画摊、字画店、说书的、耍把式的热闹非凡，潘杨二湖映照着夕阳，真是如诗如画。”

他醉心于这里的深厚文化，痴迷于千年传承的书画艺术，少从学者武慕姚习诗文、书法，拜名家叶桐轩、贺志伊为师，学习中国画。“文革”后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，系统学习了中国画的理论与技法。毕业后精研传统山水，取法宋元诸家，人称其画有“宋人格律，元人笔意”。

之后如痴如醉的实地写生，更磨砺了他的笔力和诗画表现力。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张爱萍说起某年春节与之结伴采风的经历：“我们几个一路西行，用了12天骑行到西安，回来时都选择了坐火车，只有谢哥一个人坚持骑

回。他从黄河北岸，经王屋山，扛着自行车翻过了中条山的沟沟坎坎，那一路又让他得到了比我们更多的感悟。”

谢冰毅承认：“是的，写生是汲取大自然精华的很重要的步骤。期间无论是顶风冒雪，还是攀山越岭，所经受的种种苦难和艰辛，现在想来都是值得的。”

他幸福于那些所见：“很多风物至今还在眼前盘旋、晃动，成为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”

八上华山、六走黄河、七登太行的写生历程，使他的作品贴上了鲜明的谢氏符号。正如谢冰毅自言：“画山水，有‘无我之境’和‘有我之境’，画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创造‘有我之境’。我画的，是带着我的情感认知的胸中丘壑、心中河山。”

他画中的博大气势、丰富的丘壑变化、厚重而具有表现力的笔墨语言，让人很容易想起千年前的宋人画艺——师法造化，中得心源，以气韵取胜山川精神，以情怀映照浑厚苍茫的那一派水墨气象。